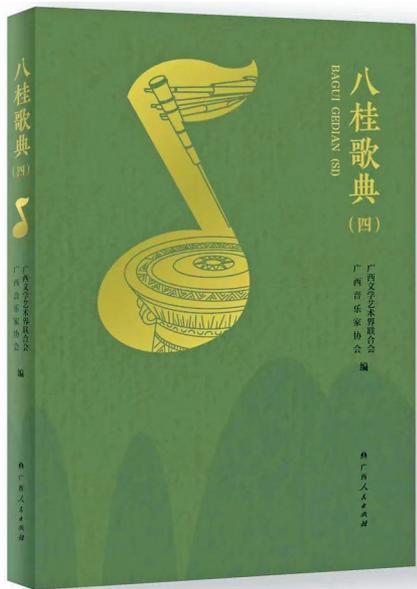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八桂歌典》(四)出版吟评

□李君



▲《八桂歌典》(四)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由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广西音乐家协会汇编,近期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八桂歌典》(四),是广西音乐从高原走向高峰的重要一级,显示出享有“歌海”美誉的广西“唱过老歌唱新歌,唱过情歌唱喜歌,唱不尽今朝好心情,好歌越唱大路越宽阔……”。“歌典”新歌中有山地区民歌,也有海边歌谣情,有往昔英雄的颂歌,也有新时代榜样的赞咏。这部由五年来八桂新作集结而成的“歌典”,其中部分歌曲在全国重要赛事获奖和在重要舞台呈现。

具有鲜明的民族性。收录的歌曲彰显“八桂民族音乐”的特色,是“刘三姐歌谣”文化的传承创新,但又不仅是“刘三姐歌谣”的变奏、升华……也体现了各民族民歌的个性和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旋律。如在壮族原民歌基础上,改编与创新的《星星伴月亮》,多声部和声及转调的运用,融壮族多声部民歌与现代技法于一体,从原生态走向古今相融、雅俗共享、十分动听,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。民歌个性体现有瑶族风情的《密洛陀》《瑶族大歌》《山里山外》等,苗族民谣风的《湘江岸边唱歌》,侗族风情的《侗妹走过风雨桥》,毛南族民歌风的《天边的毛南》……大部分歌曲吸纳了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的元素,在继承中出新。如《一面旗》除了“尼呀咧”的调子,还结合了瑶族的音乐元素,这些都体现了“广西新民歌”的积极探索。

具有鲜明的时代性。在自治区成立60周年、国庆70周年、湘江战役85周年、脱贫攻坚全面胜利、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等重大主题征歌活动中推出的作品,有《广西》《连心歌》《给十月打个电话》等,歌颂“时代楷模”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黄文秀的有《鱼尾裙》《阿秀》《你回来了,你走了》等20余首。《鱼尾裙》中壮语的引入,让民族语言与

民族音乐水乳交融,作为电视连续剧《大山的女儿》插曲,一开始三度音程的和声伴唱、口语化的三连音叙述,伴随着黄文秀的事迹催人泪下,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期听哭了无数观众。

具有鲜明的地域性。本次歌曲除了八桂山地文化、河流文化的延续,海洋文化作品占据一定比例,并有不少佳作。如《海知道》《走过红树林》,描写北部湾渔民海边生活的《海耕谣》《海边吹响了螺号》。广西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,湘江战役题材作品既有桂北民谣风,又有广西作曲家注入新特色的《湘江渡》《难忘曾经流血的湘江》《赤色龙州》《红军劫》《广西红》等感人歌曲。

具有艺术的多样性。163首歌曲中有140首为独唱歌曲,占比86%,近年来为歌手传唱,在重大活动中推出,许多歌曲已成为舞台的保留节目。“歌典”中还有23首运用传统及现代作曲技法的多声部歌曲,占比14%,在国民合唱方兴未艾的今天,重点“评推”这些具有广西特色的多声部作品,这些合唱歌曲或保留了传统民歌的和声特色,或采用了现代和声的编配方法,或巧妙地进行了转调处理。其中,有男声合唱《从七月开始》,女声合唱《那一年的春风》《裙摆摆》(表演唱),二部合唱《走过红树林》《赶歌圩》《生日祝福》《鱼尾裙》《追梦的萤火虫》《春雨尼呀呢》《向世界走来》(通俗领唱、合唱),三部合唱《情飞壮乡》《歌声里的中国》《你是青春的旗》《满满的幸福》《仰望星空》,混声四部合唱《星星伴月亮》《海耕谣》《夫妻船·小帆船》《一山一石一丰碑》(桂北民谣)《春天的阳光》(独唱四声部伴唱)以及男女声对唱《请月亮》、小组唱《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》、无伴奏混声合唱《老友》等。《海耕谣》《追梦的萤火虫》《仰望星空》等合唱歌曲八六拍的使用,是广

西民歌《云飞天不动》编配的继承与发展,多首作品成为合唱舞台的新选。

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《八桂歌典》一典在手,边行边吟,想唱就唱,更加激发“千人唱万人和,好日子天天放在歌里过”的八桂歌海新潮。这些新歌走向全国引发关注,在中国文联、中国音协、中国舞协举办的庆祝建党百年“各族儿女心向党”,中宣部“中国梦”主题原创歌曲、中国音协“听见中国听见你”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、中国音协“百年百首”全国优秀原创歌曲、全国优秀“战疫”歌曲、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“唱响百年”爱国主义原创歌曲征集等活动中入选数量占比之高,形成当前中国原创歌曲的“广西现象”。

《八桂歌典》(四)是广西老、中、青三代词曲作家的集体亮相。三四十年来出生的老一辈词曲作家“传帮带”,50后至70后的词曲作家,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加速前进成为中坚力量,80后、90后的青年才俊们,如初生牛犊,特别是新文艺群体中的赵羽、罗龙等,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文化力量,势力未来可期。新世纪以来,广西作曲家逐步完成了新老衔接,特别是中青年作曲家傅滔、莫军生、何镇国、曾令荣、利宇翔、刘艺、马辛意、小苹果、刘长武、姚斌、许谦等除了作曲,他们的编曲与制作使歌曲跃出纸面,有小样、伴奏可循,大大提高了歌曲的“成活率”。特别是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自治区文联的领导和扶持下,广西音协在重要的时间节点,多次组织开展主题突出、特色鲜明的采风、创作、征集歌曲等活动,同时加强音乐理论和评论工作,反过来促进创作的繁荣,使新歌变为优质音像在广西广播电视台及各类媒体平台传播开来。并通过广西音乐舞蹈大赛、南宁国际民歌节、广西新民歌大会、中越歌曲演唱大赛、“中国—东盟音乐周”新作

品音乐会等活动,让新歌在八桂大地飞起来,行进在新时代南国乐坛的征程上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,要发展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,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,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,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。著名词作家张名河在《八桂歌典》(四)序中写道:“你、我、他——我们是一滴、一滴、一滴水,只有投入海中,才不会干枯。”作为歌海中的一滴水,我们要力求创作新作品,表演真实力,塑造好形象,提升高品质,在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贡献智慧和力量,让这一片海掀起更多美丽的浪花,推动更加绚丽的潮流,从漓江到花山,从桂西山寨到北部湾畔,从祖国南疆到大江南北,长城内外……

(作者简介:李君,广西艺术学院教授,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,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,广西音乐文学学会理事。)

浅谈陈大佐诗歌中的两种形象

□陈代云

陈大佐与诗歌界交往甚少,他的写作颇有点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味道,但自2012年以来,他连续出版了《我的今生只是后世的一件衣裳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和《我在今生里走走停停》等三部诗集。在陈大佐的作品中,“佛”是常见的意象,如佛祖、弥勒、观音、文殊、和尚、菩提、莲花、木鱼,念经、烧香等等。三部诗集中,有两部用“今生”“后世”作为标题,《我的今生只是后世的一件衣裳》共分五辑,第二辑为“在家的和尚也念经说道”;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亦分五辑,第三辑为“菩提花开”。

有趣的是,虽然陈大佐用大量的篇幅来写“佛”,但“佛”并不是他崇拜的偶像,而是不断诘难的对象。在这一类诗歌中,诗人不断将自我对象化,塑造了一个名叫“陈大佐”的形象,在一首名为《对对子》的诗歌中,佛祖出上联,陈大佐对下联,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/名利名利全是名利/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/口袋没钱/度日如年”。为普渡众生,佛常常要说法传教,但陈大佐与佛的互问互答不仅消解了佛的权威,弥勒、观音等反而都成了他“点化”的对象。在《济公的烦恼》一诗中,济公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“陈大佐”,必须学会吃喝玩乐,必须懂得喝彩鼓掌,必须精通察言观色,这是“济公的烦恼”,也是陈大佐直面现实、与佛一辩的底气。当陈大佐用戏谑的笔调调侃“佛”高蹈的姿态时,不仅显示出诗歌的现实批判性,而且也表达了自己对“心性”的朴素理解,“三界其实无界/有的都是名利声色/放下/就是佛是仙/把握得住/尺度/就是人/贪得无厌/成就魔鬼”(《菩提花开》)。

阅读陈大佐的诗歌时,应该将诗人陈大佐和文本中的陈大佐区分开来,即便后者构成了前者抒情的基调和基础。在《如果我是陈大佐》《为什么我叫陈大佐》《正科级干部陈大佐看医生》和《他》等诗歌中,诗人塑造了一个无权、无钱、无势的中年男性形象,他喝酒过量、脂肪肝、肾虚、三高、胸闷、失眠、腰间盘突出、白发丛生、耳鸣目深……他是父母的儿子、妻子的丈夫、儿子的父亲。这个“陈大佐”生活在俗世之中,过着普通的生活,带着戏谑的成分。当观音来点化他时,才发现错在“点化陈大佐怎么能够/不带酒来呢”(《点化》)。

酒和佛构成了一对有趣的矛盾。

酒是佛教五戒之一,从原始佛教开始,佛家就禁止饮酒,因为饮酒过量容易扰乱心性,与佛教教义相悖。无论在诗文还是生活中,陈大佐都毫不掩饰自己对酒的喜爱,在名为《墓志铭》的诗歌中,诗人写道,“这里埋着的是——/酒和诗和我”,而在蒙卫东、宋先周、甘应鑫等人的笔下,陈大佐饮酒的故事也屡见不鲜。陈大佐喜酒与辩佛之间其实并不冲突,他在县城附近挖鱼塘,建鱼庄,并自撰对联,“一塘清波蝴蝶做钓饵起歌喜乐/半生蹉跎逍遥为旨放下贪嗔痴”,横批“老庄释鱼”,毫不掩饰自己对佛道恬淡生活的向往。但大佐想皈依佛门时,佛却说,不可以,因为他还需要“做一次凡夫俗子/尝一次酸甜苦辣/为子为父/为人/还情还债还原”(《木鱼泪》)。此岸和彼岸、今生和来世,构成了诗人的现实和愿景,“我的今生是一堆淤泥/我的后世是一朵莲花”(《我的后世是一朵莲花》)。

很少有诗人像陈大佐这样,在诗歌中频繁使用自己的名字。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,文本中的“陈大佐”和“我”其实是诗人的两个自我,前者是诗人塑造的具有现实感的人物形象,后者才是诗歌的抒情主人公。当诗人用“陈大佐”这个词时,常常是叙述性的,有戏谑和调侃的味道,当出现“我”这个词时,则往往是抒情性的,深沉又热烈。在《诗的底线——致诗人们》中,诗人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身份意识和自省意识,“如果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关怀和爱/如果你的眼里已经没有了厌恶和恨/如果你沉溺于绚丽新奇的字句/如果你迷恋风花雪月浮名虚利/如果你的本性丧失了善良/如果你的本能找不到呐喊/请你抹去诗人的称谓/请你放下手中的笔”。由此可见,现实批判性是陈大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,但这一主题大多掩映在与佛的辩驳之中,因此常常被读者忽略。从技巧上看,诗人通过“陈大佐”这一形象将抒情主人公“我”从公务员的沉重和繁琐中抽离出来,反而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效果。

古人说,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在佛看来,酒会乱性,但在诗人笔下,可能就是酒后吐真言,真挚而诚恳。陈大佐写给同辈诗人吴真谋、石肖永、甘应鑫等屈指可数的几首诗中,都提到了酒。酒和佛是陈大佐诗歌的一体两面,就像“我”和“陈大佐”是诗歌的一体两面一样。当“我”在诗歌中出现,那个戏谑甚至豁达的“陈大佐”就开始隐藏起来,即使面对佛,诗人也收敛

地写道,“佛祖啊!请恩赐我/心房般大小的一片草原/让我放牧——/一首情诗/和埋葬一个多余的夜晚”(《一个多余的夜晚》)。娶妻生子、人到中年,随着人生际遇的变化,“陈大佐”这个戏谑性的形象正在隐退,在一首献给妻子的诗歌中,诗人写道,“我的才华是一肚子牢骚/我拿什么给你/我的爱人”“我只有天空一样的心脏啊/我只有大海一样的眼睛”(《我拿什么给你》)。虽然诗的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无权无钱无势的“陈大佐”,是“我”抒情的基础和根由,但诗人不再以思辨者、批判者的姿态出现,而是以倾诉者的形象出现。

陈大佐写得最好的诗,就是这些直抒胸臆的情诗,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,表达深刻的爱和思念。例如“然后我上班下班/然后我生火做饭/然后我用火一样的思念去想你”(《简简单单地想你》);“我在失眠的午夜/种一朵火焰/然后把自己/种到火焰里/然后/把你/种到火焰里”(《我在失眠的午夜种一朵火焰》)。这些诗歌中的“我”,情感深挚,令人动容。

与“我”的倾诉同时出现的还有受述者“你”,一方在深情倾诉,一方在默默聆听,“我”和“你”之间生活的点点滴滴,都在不断地丰富诗歌的情感,不断地深化诗歌的内涵。因此,陈大佐的情诗是写给“一个人”的诗,是生死相约的诗。在一首名为《诗人遗言》的诗中,他写道,“我要去流浪了/我深深爱着的人”,当我“驾乘着雪花回来的时候/你要温好/下一个千年的酒”。这是百年之约、千年之约,这时,诗人大概已经忘记,他也有过“我的今生是一堆淤泥/我的后世是一朵莲花”的喟叹。陈大佐曾夜读仓央嘉措,想必能深刻体会那种“安得世间双全法,不负如来不负卿”的无限感慨。

唐小林在评述陈大佐的诗歌时认为,“一个人用数十年的时间来潜心写诗,并且乐此不疲,在我看来,这并非一种生活的需要,而是生命的需要。”陈大佐写的正是生命之诗,他的诗歌虽然偶有粗疏之处,但情感的诚恳与炽热,正是最感人的部分。

(作者简介:陈代云,河池学院教授,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。)

